

論語傳注

蠡縣李堪著

先進第十一

子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如用之則吾從先進

先進文武成康時也後進春秋時禮樂指宗廟朝廷冠婚喪祭所用而言野人君子皆後進時之論以昔爲質樸今爲彬彬雅而尙文也知時人之論者以下文子曰吾從先進則不從先進者自時人也用之以爲治也

邢疏

子曰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

史記魯哀公六年孔子六十三楚人聘孔子將往陳蔡大夫相與謀發徒役圍孔子於野絕糧七日及後數年而相從患難之人或仕或歸或死故夫子

思之而嘆也德行得於心行於身記者記此以見諸賢之可思也
子曰回也非助我者也於吾言無所不說
助我如子夏之起予問詩而悟禮也

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
聖人言弟子皆稱名此曰孝哉閔子騫者蓋卽人言也於其父母兄弟之信
其孝無間異也此宗族稱孝鄉黨稱弟者也
南容三復白圭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

詩大雅抑篇曰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容一日三復之謹
言也

季康子問弟子孰爲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
顏淵死顏路請子之車以爲之椁子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鯉也死有棺而

無槨吾不徒行以爲之槨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也

槨外棺也舉鯉以况回者非惟止其請車卽教其愛子以義當薄葬也從大夫後言雖致仕而曾從大夫後也徒步也左傳步兵曰徒考史記顏淵少孔子三十歲二十九歲髮盡白早死在孔子五十九歲家語二十九歲而髮白三十一歲早死在孔子六十一歲又考家語夫子年十九娶宋之并官氏又一年生伯魚史記云伯魚年五十卒當在孔子六十九歲是淵卒先於鯉矣聖人不應豫凶至此毛河右曰考陳蔡之厄孔子六十三子路愠見子貢求貶匪兇之歌獨顏淵能解之則孔子六十一歲淵實未死也史記弟子列傳少孔子三十當是四十之誤則鯉卒先淵二年故孔子云然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天喪予

斯文無傳也

顏淵死子哭之慟從者曰子慟矣曰有慟乎非夫人之爲慟而誰爲

慟過哀也爲道而慟也

顏淵死門人欲厚葬之子曰不可門人後葬之子曰回也視予猶父也予不得視猶子也非我也夫二三子也

門人顏淵之門人

邢

疏貧而厚葬不循禮也門人不聽故言不如葬鯉得宜以

責之子慟回而不厚葬愛以道不愛以私也

季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敢問死曰未知生焉知死

教以事人知生而不答以事鬼神與死者不言神與天道也

閔子侍側閭閻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冉有子貢侃侃如也子樂若由也不得其死然

行行剛強貌皆天下之英才也故子樂然過剛則折又戒由者樂之深故慮

之遠也上屬記者末句屬聖言別以字名也

魯人爲長府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

長府藏名藏貨財曰府爲改作也仍因貫事

鄭解

如之何言未嘗不可也改作

則勞民矣不言不輕發也深贊其中理以警魯人也

子曰由之瑟奚爲於丘之門門人不敬子路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

家語子路鼓瑟有殺伐之聲夫子斥之抑其勇也然子路已造高明正大之

域但未入精微之奧耳

朱註

如之何弗敬

子貢問師與商也孰賢子曰師也過商也不及曰然則師愈與子曰過猶不及

賢愈皆勝也師過如言我之大賢何所不容是過也商不及如子戒以無爲

小人儒是不及也

季氏富於周公而求也爲之聚斂而附益之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

可也

聚斂孟子謂賦粟倍他日蓋求多能善於催科田稅一日所入敵前二日非倍取於民也然季氏尚可益乎故子深斥之

柴也愚參也魯師也辟由也嗟

柴弟子字子羔衛人魯遲鈍也辟同闢開大也謂堂堂於外而內不足也嗟

粗俗也

朱註

語之使善變也按四子稱名必夫子言而無子曰者記者隨筆記

之不必拘例也

子曰回也其庶乎屢空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

庶近屢數空窮匱也不受命不順受命也殖蕃息億意度中言而中也言回

近道又能安貧賜不如回之安貧然其明能料事亦可近道也

朱註

子張問善人之道子曰不踐迹亦不入於室

子張好爲難能而問善人蓋返而近實之思也夫子又恐其淺善自安遂舉善人之道以告之曰其善也得於天質不必踐行前迹而自能也但不有學焉以深之亦不能入大道之精奧學者可以此自安乎

子曰論篤是與君子者乎色莊者乎

但論其貌之篤實而是取之未必非色莊於外者言不可徒以貌取人也

惺

聞說

子路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冉有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公西曰由也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赤也惑敢問子曰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

聞聞善事可行者言父兄令其稟命也兼人一人之力兼二人也記聖人因材之教也

子畏於匡顏淵後子曰吾以女爲死矣曰子在回何敢死

後決圍而出相失在後也以女爲死恐鬪而決死也淵言子若陷難則回必報讎而死子在則回自善全而不敢顏子之處生死明審而能自主如此而師弟一體之情亦見矣

季子然問仲由冉求可謂大臣與子曰吾以子爲異之間曾由與求之間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今由與求也可謂具臣矣曰然則從之者與子曰弑父與君亦不從也

子然季氏子弟自多其家得臣由求故問之

孔

解異異人也具僅有材具也以

道二句正言季氏不道由求不能正不能去也許其不從弑逆又斥季氏有弑逆之心也聖言之厲如此

子路使子羔爲費宰子曰賊夫人之子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

然後爲學子曰是故惡夫佞者

檀弓成人兄死而不爲衰聞子羔將爲成宰遂爲之蓋有厚德可以感人者子路使爲季氏費宰以此也然學古入官子羔學未成熟而使以政學則害之矣子路言有民人社稷正所謂以政學也乃詆夫子之重學曰讀書似夫專事佔畢也者是禦人以口給矣故責以佞

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子曰以吾一日長乎爾毋吾以也居則曰不吾知也如或知爾則何以哉子路率爾而對曰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由也爲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夫子哂之求爾何如對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爲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禮樂以俟君子赤爾何如對曰非曰能之願學焉宗廟之事如會同端章甫願爲小相焉點爾何如鼓瑟希鏗爾舍瑟而作對曰異乎三子者之撰子曰何傷乎亦各言其志

也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夫子喟然歎曰吾與點也三子者出曾皙後曾皙曰夫三子者之言何如子曰亦各言其志也已矣曰夫子何哂由也曰爲國以禮其言不讓是故哂之唯求則非邦也與安見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唯赤則非邦也與宗廟會同非諸侯而何赤也爲之小孰能爲之大

此見聖門以用世爲學爲志也哲弟子曾參父名點論語記諸賢無定例後人以爲序齒則顏淵季路侍路不必少於淵以爲序德則言語宰我子貢貢不必絀於我

王草堂說

勿以我長而難言誘之言也居平居知知遇以有具以見

用也千乘大國攝夾脅也饑穀不熟饟蔬不熟方義方哂微笑此子路之志在治賦也六七十伯子男之國此冉有之志在富民也非曰能而願學以求歸禮樂於君子故承之謙也宗廟之事諸侯享親也時見曰會不以

常期見也衆頰曰同王十二年不巡狩則六服盡朝也

禮周

諸侯覲君也端立

端其衣正幅染之玄色

邢疏

章甫緇布冠也夏曰毋追商曰章甫周曰委貌

郊特

牲

皆以緇布爲之言衣禮服以相禮也小相者謙不居卿之上擯大夫之承

擯而爲士之紹擯不居卿之上介大夫之次介而爲士之末介此子華之志

在禮樂也於時夫子聽之應知之心殷然動矣希間歇也鏗爾舍瑟聲作起

撰具暮春夏正三月春服單袷之衣浴濯沂水出蓋縣南至下邳入泗

邢疏

者祈雨之祭名左傳龍見而雩使童男女舞之因謂其處爲舞雩有壇埤樹

木可休息也夫子聞三子之志恨不卽見之而點乃志在因時爲樂蕭然自

得不覺喟然而嘆以爲有待者不如無待者之可自主也曰吾與點也曾皙

不知以爲夫子許已故獨後而問三子子皆許之又問哂由子答以哂其言

之急率非哂其志也若志爲邦則其學所優爲矣豈但由志爲邦卽求與赤

非爲邦乎而言謙矣

顏先生說

夫三子志在用世正應何以之問乃聖門之學也

故子曰隱居以求其志孟子曰居仁由義大人之事備焉

顏淵第十二

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爲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顏淵曰請問其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顏淵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仁德在天爲元在人爲仁生生之德也生生則有事矣視聽言動其事也禮則事之軌物也束身循禮而仁全矣克己約身也

馬解

一日成功之一日也一

部周禮盡行天下有不歸仁者乎

許西山說

曲禮視瞻勿回立視五雋式視馬尾

之類是禮也非此則勿視曲禮勿側聽側聽則非禮也言無非禮則口無擇言動無非禮則身無擇行也

邢疏

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在邦無怨在家無怨仲弓曰雍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敬則視聽言動不懈恕則視聽言動不私邦國中家門內言仁在敬恕也大

賓公侯之賓大祭禘郊之屬

疏邢

司馬牛問仁子曰仁者其言也詎曰其言也詎斯謂之仁矣乎子曰爲之難言之得無詎乎

司馬牛弟子名犂牛多言故教以詎

史記

詎難也

孔解

爲卽視聽言動以禮也爲

仁不易言自不易非強捫其舌也

司馬牛問君子子曰君子不憂不懼曰不憂不懼斯謂之君子矣乎子曰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

疚病不疚者有以處己有以處人也

司馬牛憂曰人皆有兄弟我獨亡子夏曰商聞之矣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君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君子何患乎無兄弟也

獨亡憂其喪亡其後哀公十四年桓魋卒以寵害於公公討之出奔言天命者謂當順受不必憂也敬復無失恭且有禮則四海可感況於同氣如舜之化象是也又勉以自盡也

子張問明子曰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明也已矣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遠也已矣

譖毀人也浸潤如水之浸潤漸漬而不驟令聽者不覺其入而信之深也愬慈已之冤也膚受謂肌膚所受利害切身令聽者不及致詳而發之暴也二者難察而能察之可見其心之明而不蔽於近矣書曰視遠惟明

朱註

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

去兵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足食井里裕足兵武備修民信之矣謂上以信教民而民亦興於信無携貳矣此政之全也無可去也然而有常有變時勢倉卒三者難兼如韓信驅市人以戰非素拊循士卒是謂去兵時勢窮促食信不可並得如張巡枵腹致死而守睢陽是謂去食蓋食足信孚雖空拳持挺可使撻堅君民一心雖羅雀掘鼠可與圖存如其無信則子棄其父臣背其君喪無日矣何立之有聖人論政圖安則無危盡常則弭變至於安危常變而皆有道以處之非子貢之智何以發焉

棘子成曰君子質而已矣何以文爲子貢曰惜夫子之說君子也駟不及舌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之鞶猶犬羊之鞶

棘子成衛大夫

鄭註

君子有位者言有位之人皆當尙質朴不必用文彩也夫

當時文勝固非而矯枉過直欲有位君子皆同鄙野亦過矣故子貢惜之謂其說君子之徒質立言一失駟馬難追夫廟廟之君子尙文鄉鄙之野人尙質所從來遠矣今將使君子之文猶野人之質野人之質猶君子之文則有位君子與田夫野叟何以分別譬之虎豹與犬羊異者以其毛之文彩也若皆去毛存皮則虎豹同於犬羊矣豈可哉毛去皮存曰鞣註疏猶似也

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對曰盍徹乎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對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

徹取也

見趙岐註

周人制田有貢有助貢則什分稅一助則藉耕公田其徹取於

民皆什一也而名之曰徹雖周禮載師稱近郊什一遠郊二十而三園廛二十而一漆林二十而五然要以什一爲斷自魯宣公十五年初稅畝貢則十分稅二助則公田之外又私田稅一祇計足國不慮匱民不知君民一體足